

## 蟒蛇河边 老轮窑

□刘庆宝

阳春三月,百花争艳。我骑车从大纵湖出发,沿着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一路向北,来到记忆中的秦南镇严家窑旧址,寻找记忆中的那份温暖。眼前,旧貌换新颜,那座轮窑已不见踪影,蓝天碧水之间,窑址上,绿树下红花绿草,鹅卵石铺就的小径穿行其中;取土打砖挖成的污水塘变成了荷花塘,塘边有凉亭、有观花桥,还有石凳。这里成了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特色旅游景区。徜徉其间,我默默地体验那座轮窑温暖如春的感受。

我的老家东沙沟是“草的世界”,大片大片的芦苇一眼望不到边。过去因为贫穷,大多人家芦苇笆墙草盖房,谁家不慎掉下一粒火星,就会造成全村一片火海。那个年代买块砖都凭计划,建一座砖墙瓦盖房子只能是一种热切的愿望。我刚读小学那年的冬天,村里给我家送来4000块砖的计划条子,一家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:终于有砖头建房了。第二天天没亮,父亲就带着我摇船到秦南严家窑下砖头。

进入蟒蛇河向东北行驶二十多里,就远远地看到燕子阁河对岸二十几米高的大烟囱高傲地伸向苍穹,倒影在蟒蛇河里,显得那么高大而雄伟,远远地展示着它的英姿。我只见过“桶窑”,哪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?非常惊奇。轮窑码头上,来来往往的船只穿梭其中,有摇橹的、有撑篙的,还有机帆船,相互碰撞,都堆满笑脸打招呼,没有人计较,因为他们从这里载回希望、载回温暖,心里只有对这座轮窑的感激。

船一靠岸边,我迫不及待地跳上岸,内内外外、上上下下,像看西洋镜一样,把这座轮窑看个够。这是一座18门的轮窑,一边工人用车送入砖坯准备烧,另一边工人把烧好的砖头用车运出,循环往返,每天可生产五万块左右的砖,我震惊不已。

砖块装船要排队,我家排到第二天了。轮窑建在蟒蛇河水边的荒滩上,呼呼的西北风吹得我瑟瑟发抖,父亲就带我爬上窑顶。来到这里,又是另一番场景:窑顶如平地般开阔,只是上面布满了碗口大小的添炭孔。这些孔用铁盖儿盖着,灰白或黑灰色的烟裹着热气从铁盖边缘的缝隙挤出来。烧窑的姚师傅瘦弱得走路也打飘,窑上有人背后叫他“摇师傅”。姚师傅左手提一张小炭铲,右手拎一根用钢筋弯制的大铁钩,不断地打开一个个添炭孔,又不断地盖上,烟雾也不断地浓浓淡淡,疏疏散散飘逸而出,温暖了整个窑顶。他见我父子

俩冻得发抖,拎起一个放在添炭孔的热水壶倒了碗开水给我们,一碗热腾腾的开水,温暖了我的身心。父亲递给他一支八分钱一包的“大丰收”牌香烟,他们一边抽一边拉家常。听说我家明天才能下砖,他没有吭声走了出去。没过一会儿,他说他和负责发货的人打过招呼了,中饭后就给我家下船。父亲感激不已。他微微一笑,什么也没说。当天,果真给我家下了三千砖,船小装不下,还存一千砖在窑上。第二天,父亲带我再次去窑上,顺便给姚师傅捎了一些小鱼小虾。他特别高兴,当下就把小鱼小虾收拾干净,拿来小铁锅放在添炭孔上,没一会儿,窑顶就散发出鱼鲜的味道。他又从食堂拿来三盒饭,三个人在窑顶地上饱餐了一顿。原来,姚师傅是个孤儿,当兵回家就在窑上看窑火,不知什么原因,30多岁还没成家。他问我父亲:“四千砖够不?”父亲摇头:“山墙和迎面墙砌砖头,后檐墙就用芦苇笆。”他吸了一口烟,说:“我这里有两千块内部价计划砖,给你吧。”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收。他又是微微一笑,说:“借给你,日后还上就是。”父亲不再推辞,把他的两千砖“借”回了家。当年,我们盖起了三间砖墙房子,在村里算是屈指可数的“现代化”。住在新房子里,不怕刮风下雨,点上煤油灯也可以做作业,不用担心发生火灾,小伙伴们夹着书本到我家做作业,大娘大嫂也到我家做针线活儿……冬天,家里到处热乎乎的,感觉生活是多么的美好。

从那以后,我家和姚师傅成了“亲戚”,有人去秦南窑下砖头,父亲都让人捎去点鱼虾。有人砖头下船有难处,主动找上他,报上我父亲的大名,他都伸出温暖的手。乡亲们夸我家有这门好亲戚,父亲一脸的光彩。隔年,父亲按市场价把两千砖的钱款送给他,他只收了内部价,一分钱的差价也不收。后来,我每次坐轮船去盐城就早早趴在窗口,一睹轮窑的雄姿,看一次心里就热乎一次。我工作后,家乡通上汽车,轮船停航,难见那轮窑雄伟的烟筒。有一年中秋节,父亲让我给姚师傅送节礼,有人告诉我,他患病不愿多花窑厂的钱,悄然离世了。我心里一凉,呆呆地凝望着轮窑伸向天空的烟囱……

我怀念那座轮窑,怀念那座轮窑的温暖!在我心中,姚师傅瘦弱的身躯就像轮窑那柱高高伸向天空的烟囱,成为照亮我人生之路的灯塔:不忘初心,温暖他人。

作者单位:盐都区大纵湖旅游度假区

## “翻身河”之恋

□周永祥

在我老家前面,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翻身河。她东与串场河相接,西与渔深河贯通并向陈良腹地延伸,全长约12华里。据考证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阜宁县委、县政府为根治沟墩镇西北片和陈良镇东南片旱涝灾害,提高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,于1964年冬季举全县之力开挖的,故定名为“翻身河”。

这条河比我小10岁。她曾经陪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童年时光,也给我留下太多的美好回忆……

我记得,开这条河的时候,我家也住了施庄公社顾庄大队的20多名民工,他们每天天刚亮就吃过早饭上工。在那个年代,一家一户是很少吃到米粥米饭的,但挑河的人却有口福。烧饭的顾老爹每天早上也盛上一大碗让我吃了上学校。那时我多么希望河工能挑一年才好,可只用30多天便竣工了。开坝放水那天正好是星期日,我和邻居家两个小孩一路小跑去看热闹。湍急的水流溅起的水珠却似一串串庆祝河道竣工的礼花,此起彼伏,奔涌的浪头好像一个个长跑健将在新辟的跑道上你追我赶……

我更记得,初夏刚至便有很多大人到河里捕鱼捉虾摸河蚌,每次都满载而归。尤其有一种叫飞翅的河蚌个头特别大,一个足有斤把重,劈开后取出蚌肉和韭菜鸡蛋一烧,那味真是鲜煞人了。更多的是蚬子,一个中午就能弄10多斤,蚬肉或干炒或做成羹汤,同样让你吃不够。沿河两岸人家只要想吃,花上一两个钟头到河里摸摸就是一顿鲜美大餐。鱼的种类很多,生长也很快。记得在我15岁那年夏天发大水,我和邻家的俞二套子到河边冲口里逮鱼,一个早上就收获20多斤,最大的一条鲤鱼8斤多重……

我同样忘不了几时在翻身河边玩耍的情景。初夏时节,几个同龄的学生放学回家,跑热了来到河边,急不可待地脱掉衣服,想下水凉快凉快,却又蹲在河边犹豫不决。当时天气虽然燥热,河水依然沁凉。这个把脚探进水中,立马倒吸一口凉气缩回;那个用手掬把水往胸口一浇,浑身一激灵。而我,边嘲笑他们无能,边迈腿走进水中,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,嘴中还不住地向岸上炫耀:“一点都不凉,下来呀”。其实,凉不凉谁都知道,否则,为什么浑身直哆嗦?

这条河,不但给沿线村民带来了欢乐,献上了美味,更为农业丰收、农民致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60年来,她用那修长的身段铺就了水上黄金水道,成船外运的农副产品为千家万户送上滚滚财源;她用那不竭的甘露滋润着数万亩良田,十多座排灌站让原来的“锅底洼”变成了“米粮仓”,使沿线数万父老乡亲丰衣足食,真可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“翻身河”。

日前回临城新村老家,早饭后沿着人工铺设的步行道漫步来到翻身河边。一排排垂杨将河两岸点缀得似若仙境。河边两位中年人正在垂钓,我好奇地走上前与他们打招呼:“李师傅,这个河里的鱼多吗?”他放下竿子递给我一支烟说:“你看,现在河里的水质这样好,很适合鱼的生长,电麻鱼的也没有了,每次我都能钓个三四斤。”话音刚落,又一条鱼咬钩了……

站在连接南北居民小区的步行桥上,望着翻身河两岸连片的别墅和美丽的花草,看着桥下清澈的河水和树木的倒影,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:待我日后回家养老时,定当你的义务护理员,天天为你保洁,时时为你梳妆,让你永远美丽。

作者简介:阜宁县沟墩镇政府原工作人员